

飘 (上)

全译本 精·彩·阅·读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著 林子致◎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海外版

飘 (上)

Gone With The Wind

〔美〕马格丽特·米切尔◎著 林子致◎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 全2册 / (美) 马格丽特·米切尔著; 林子致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26-4275-1

I. ①飘… II. ①马…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839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55mm×220mm 1/16

印张: 64

印数: 3000 册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4275-1

定价: 64.00 元

前 言

世界上著名的作家有很多，但因为一部作品就在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却是凤毛麟角，玛格丽特·米切尔就是其中一位。米切尔的《飘》一经出版，就成为美国的畅销书籍之一，为其争得了无限的荣耀。

1900年，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生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律师家庭。米切尔从小就对故事和书籍情有独钟，经常沉迷于各种书籍中，而且非常喜欢写小说。她从小听说了很多与美国内战和战后重建有关的故事，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所以非常希望写一部与此相关的小说。米切尔结婚后，决定开始写《飘》这部小说。十年后，《飘》正式出版，受到了广泛好评，并为她赢得了美国普利策文学奖。

《飘》讲述的是一个叫思嘉的女孩儿的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美国内战前夕，塔拉庄园的小姐思嘉因为心上人艾希礼要娶他的表妹媚兰为妻，在冲动下嫁给了媚兰的哥哥查尔斯。不久，美国内战爆发，艾希礼和查尔斯参加南方军，上了前线，查尔斯不幸去世。成为寡妇的思嘉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商人瑞德。瑞德开始追求思嘉，但思嘉一心想着艾希礼，拒绝了瑞德。后来，南方军节节退败，人们都纷纷逃离家园。身处亚特兰大的思嘉本想回到塔拉庄园，但因为媚兰临产，只得留下来照顾她。当思嘉终于回到塔拉庄园时，却发现家里已被抢劫一空，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也因遭受打击而精神错乱。后来，战争结束，思嘉为了挽救塔拉庄园，和暴发户弗兰克结了婚。不幸的是，弗兰克因为参加反政府的秘密组织，被北方军杀害。后来，思嘉又嫁给了瑞德。但因为艾希礼的存在，他们的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加上他们的女儿邦尼坠马而死，绝

望的瑞德决定离开。这时，思嘉才意识到自己爱的其实是瑞德，即使她一再恳求，瑞德还是决定离开。但思嘉并没放弃，她决定想办法将瑞德找回来，开始新的生活。

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思嘉和瑞德。思嘉勇敢、坚强、不服输，在情感失意、家破人亡的双重打击下，她顽强战斗，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过上了较好的生活。瑞德与思嘉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为了个人目的不择手段，都是狡诈、倔强、对爱执着的人。但不同的是，瑞德的爱情是理智的，而思嘉的爱情则是盲目的。除此之外，作者还成功地塑造了媚兰、艾希礼等活灵活现的人物，再现了美国南部奴隶制被资本主义取代的全过程，为这个故事赋予了无穷的魅力。

这部美国内战时期的罗曼史自 1936 年出版，一路刷新了很多出版的记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文坛中当之无愧的经典，至今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37
第四章	059
第五章	071
第六章	090
第七章	125
第八章	135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90
第十一章	203
第十二章	210
第十三章	229
第十四章	245
第十五章	257
第十六章	270
第十七章	280
第十八章	302
第十九章	317
第二十章	332
第二十一章	341
第二十二章	356

第二十三章	363
第二十四章	382
第二十五章	412
第二十六章	425
第二十七章	447
第二十八章	459
第二十九章	474
第三十章	488
第三十一章	505
第三十二章	522
第三十三章	537
第三十四章	551
第三十五章	572
第三十六章	596
第三十七章	628
第三十八章	643
第三十九章	669
第四十章	685
第四十一章	703
第四十二章	727
第四十三章	743
第四十四章	758
第四十五章	770
第四十六章	792
第四十七章	801
第四十八章	826
第四十九章	838
第五十章	857
第五十一章	868
第五十二章	874

第五十三章	892
第五十四章	908
第五十五章	922
第五十六章	931
第五十七章	943
第五十八章	956
第五十九章	962
第六十章	974
第六十一章	980
第六十二章	993
第六十三章	999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是非常漂亮，但男人们一旦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一样被她的魅力迷住时，就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了。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两种气质：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这种娇柔属于法兰西海滨贵族的；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这种粗犷来自浮华庸俗的爱尔兰人。她这张集这两种气质于一身的脸，再加上那尖尖的下巴和方正的牙床骨，非常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她有一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不带一点褐色，再加上微微翘起的眼角和刚硬乌黑的睫毛，显得更有韵味。她眼睛上方斜竖着两条乌黑的浓眉，为她那木兰花一样白皙的肌肤画上了两条非常显眼的斜线。对于南方女子来说，像她有这样白皙的皮肤是非常宝贵的。为了躲避佐治亚的炎炎烈日，她经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将皮肤遮起来。

1861年4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思嘉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的——一个凉爽的走廊里。在她的身边，坐着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美丽的思嘉让这周围的景色变得更有魅力。只见她身上穿着一件新绿花布衣裳，裙箍上的长裙像波浪一样地飘着，再配上她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买的新绿羊皮便鞋，显得极为相称。她的腰围仅十七英寸，在周围的三个县里，她的腰是最纤细的了，而这身衣服更将她的腰肢衬托得恰到好处。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她的胸部已经发育良好，她那件绷得很紧的小马甲，让她的胸部很好地展现了出来。但是，无论她散开

的长裙显得她有多朴实，梳在后面的发髻显得她有多端庄，那双交叠在膝盖上的小手显得她有多文静，依然掩藏不住她的本来面目。虽然她的脸故作娇媚，但那双绿色的眼睛却依然是骚动的、淘气的、充满活力的，和她的装束仪表有着天壤之别。她的举止是在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教导下形成的，而那双眼睛则完全属于她自己。

那对孪生兄弟一人一边懒散地斜靠在椅子上，眼睛斜睨着从新安的玻璃窗照进来的阳光并且说笑，四条包裹在高筒靴里的长腿交叠在那里，腿肚子因为常年骑马肌肉发达，变得鼓鼓的。他们今年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骨架很大，肌肉结实，还有着晒得黝黑的脸庞和赤褐色的头发，眼睛里流露出愉快和自信的光芒。他们穿着一样的蓝色上衣和深黄色的裤子，长相也跟两个棉桃似的一模一样。

外面，夕阳斜照在场地上，将那一簇簇被绿色背景衬托着的白色山茱萸照得格外艳丽。孪生兄弟是骑马过来的，那两匹高头大马现在就拴在车道上，它们的毛与其主人的头发一样红。马腿边有一群瞎嚷嚷的猎犬，个个精瘦而且神经质，不管主人去哪儿，它们都会跟着。稍远处卧着一条白色的布满黑色斑点的随车大狗，它将鼻子搁在前爪上，耐着性子等待两个主人回家吃晚饭。

这对孪生兄弟与这些猎犬、马匹之间，存在一种比一般的陪伴更亲密的关系。他们都年轻、健康、无忧无虑，而且圆滑、优雅、精力充沛。这对孪生兄弟与他们的马一样精神，且具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对于那些可以驾驭他们的人来说，却都是既温顺又可爱的。

坐在走廊里的这三个年轻人，虽然都出生在富裕的庄园主家庭，生来就有人细心地照顾着，但他们的脸一点也不懒散、娇柔。他们就像永远生活在野外，很少将功夫花在书本上的乡下人似的，显得强壮、活泼。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人们的生活尚且处于新开辟的阶段，所以和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相比，他们的生活还有些粗野。南部那些居民开化得较早，他们经常看不起内地佐治亚人，但在北佐治亚，人们根本不认为缺乏高雅的文化教育是一件可耻的事，他们觉得只要自己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做到精明强干就可以了。在他们心中，能种出好棉花，枪打得准，马骑得好，跳舞跳得轻快，擅长体面地追求女人，可以像文

质彬彬的绅士一样地喝酒，才是重要的事。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非常在行，但在书本方面，他们的笨拙也超出众人许多。在这个县里，没有人比他们家拥有更多的钱财、马和奴隶了，但和他们大部分穷邻居相比，兄弟俩肚子上的墨水实在太少了。

正是这个缘故，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聊天，消磨这4月傍晚里的大好时光。不久之前，佐治亚大学将他们开除了，而这已经是过去两年中将他们开除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对这对孪生兄弟不欢迎，两位做哥哥的便也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与布伦特将他们最近一次除名当作一个有趣的玩笑。而思嘉呢，自从她去年从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离开以后就一直不愿意去摸书本，因此与他们一样，认为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我认为被学校除名一事，你们俩丝毫不在乎，汤姆也是，”她说，“但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在学校学习，而你们俩接连将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长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现在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这样下去，他将永远无法完成学业！”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漫不经心地答道，“再说，这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怎么说，在学习结束之前我们还得回家。”

“为什么？”

“战争呀，笨蛋！战争可能一触即发，难道你认为战争打响之后我们还能留在学校里吗？”

“你明知道不会发生战争的，”思嘉气愤地说，“那只是嘴上说一说罢了。就在上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与他父亲还对我爸爸说，我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与林肯先生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一直都很害怕我们，绝对不可能爆发战争的。说它干吗，关于战争的事情我都讨厌听。”

“不可能爆发战争！”孪生兄弟如同他们被欺负了似的喊了起来。

“亲爱的，战争肯定会爆发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也许害怕我们，但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将他们从萨姆特要塞赶出去以后，他们只

能打了，不然只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什么？南部联盟——”

听到这里，思嘉特别不耐烦地把嘴嘟起来。

“要是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立刻进屋并关上门，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对‘战争’这么一个词这样感到厌烦，除非那个词意是‘脱离联邦’。爸爸总是一整天都在谈论战争，战争。凡是来看他的绅士也都大喊着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烦得我简直想高声尖叫。另外，所有男孩子也都在谈这些，还有军队。今年春天，男孩子再也不谈其他的了，所以任何晚会上都听不到什么快乐的事情。最让我高兴的是，佐治亚要在圣诞节过后才宣布脱离联邦，要不然圣诞晚会也会被糟蹋的。只要你再谈‘战争’我就立刻进屋里去了。”

她绝对会说到做到，因为凡是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她都无法忍受。她说话时总是面露微笑，刻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同时迅速地扇动那两圈像蝴蝶翅膀似的又硬又黑的睫毛。小伙子们都被迷住了，这正中她的心意，于是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并不会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对她有丝毫轻视。相反，他们更敬重她了。战争本来就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因而她的态度就被他们当成是女人味十足的特征。

把他们从讨厌战争的话题支开以后，她便饶有兴趣地回到他们当前的环境上来。

“对于你俩再一次被开除，你们母亲说了些什么？”

小伙子显得不是很自在，他们想起了三个月前他们被弗吉尼亚大学请回家时母亲的那番行为。

“唔，她并没机会说什么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大早，汤姆和我俩在她还没起床时便出门了。汤姆走到半路就去了方丹家，我们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难道你们昨晚到家时她什么也没说？”

“昨晚我们可幸运了。就在我们马上要到家时，我妈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被送来了，家里正热闹着呢。原来那畜生——它长得可真威猛。思嘉，你一定要告诉你爸爸，让他赶紧去看看，一路上马夫被那畜生咬了两大口，还把我妈妈的两个黑小子踏坏了，他们是在琼斯博罗遇上的。而且，就在我们即将到家的时候，它差点儿踢倒了我们的

马棚，还捎带将我妈妈的那匹老公马草莓也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时，我妈妈正拿着一口袋糖在马棚里哄它，让它慢慢地安静下来，还真起了作用。黑奴们躲在很远的地方瞪着眼睛，简直被吓坏了，可我妈妈还跟那畜生亲切地说话，跟它简直就像一家人，它正吃着它手中的东西呢。我妈妈这跟马打交道的本事世界上谁也比不上，那时她看到了我们，就说“天啊，你们四个怎么又回来了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讨厌！”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站直了，她立马说“从这儿滚开吧，你们难道没看到大宝贝生气了吗？等明天早上我再来收拾你们四个！”然后，我们就上床睡觉了。今天一早，趁她还没来得及抓住我们，我们就溜了出来，只留了博伊德一个人去应付她。”

“你们觉得她会不会打博伊德？”思嘉知道，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暴的，在塔尔顿太太看来，必要时还得要用鞭子抽他们的脊背。对于这种情形，思嘉与县里的其他人都不是很习惯。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是个大忙人，她带着八个孩子，还经营着一大片棉花地，有一百个黑奴，而且还有个养马场。她性格暴烈，很容易因四个儿子经常发生的吵架而大发雷霆。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有时打一打孩子们，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坏处。

“博伊德从来没有被她打过，这不只是因为他是最大的，更因为他个子太矮，”斯图尔特这样说，对自己那六英尺的个头儿感到自豪，“这是我们为什么把他留在家去向妈妈交代一切的原因。上帝知道，我们现在十九岁了，汤姆也二十一岁了，可她还将我们看成是六岁的孩子。妈妈不应该再打我们！”

“你母亲明天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餐？”

“她倒是很想骑，不过我爸爸说骑那匹会很危险。再说，不管怎样，姑娘们也不可能让她骑。她们说，要让她至少像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希望明天别下雨，”思嘉说，“一星期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假如把野餐改为家宴，那才是最扫兴的事呢。”

“唔，明天肯定天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你看那夕阳，比这更红的太阳我还从未见过呢。用夕阳来对天气进行判断，往往是不会错的。”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这会儿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太阳伴着潮涌般的红霞缓缓降落。4月，白天的温暖也逐渐消退，隐隐透出丝丝的凉意。

春天很早就来了，与之步调一致的是几场温暖的春雨，这时艳丽的桃花刹那间朵朵绽放，山茱萸雪白的繁花将河边湿地和山冈装点起来。春耕即将结束，湿润的土地饥饿地等待着人们翻开它并在上面撒上棉籽，它在犁沟的突出部分显出的是淡红色，在沟道两旁的地方则呈现出朱红、猩红和栗色来。农场那座粉刷白了的砖房如同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全部由上弦月形的巨浪形成的大海，然而在那些粉红尖顶的水波裂开成为浪花时，它便立刻僵化了。因为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那样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属于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曲曲折折的垄沟，这样做，便可以使那肥沃的土壤不致被冲到河床上去。

这片土地红得耀眼夺目，雨后更红得如鲜血，干旱时就变成满地的红砖粉，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就是这里。这里有洁白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但同时也是一个由阳光灿烂与阴翳深浓形成对比的地方。等待种植的空地舒展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裸露在阳光之中。在这些田地的边缘有一片处女林，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它们也是幽暗而凉爽的，而且稍显神秘，带着一丝不和善。其中那些沙沙作响的松树好像怀有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以轻轻的叹息声在发出威胁：“当心呀！你们原先是我们的，我们能够把你们要回来。”在走廊中坐着的三个年轻人听见了嘚嘚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当声与黑奴们的欢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与骡子和马从地里回来了。此时，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对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轻声呼唤着，后者用尖而脆的声音答道：“来啦，太太。”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走廊里走向熏腊室脚步声，爱伦要到那里去给家里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之后便听到瓷器与银餐具叮当作响，这是管着服装与就餐的男仆波克已

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

听到这些声响，这对孪生兄弟知道他们该动身回家了。但是他们不想回去面对母亲，就在塔拉农场的走廊中来回走动，盼望思嘉能把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我们谈谈明天的事吧，思嘉，”布伦特说，“不能因为我们不在，对野餐和舞会的事不了解，就凭这个理由就不让我们明天晚上跳舞。你还没有答应其他人，是吗？”

“唔，我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你们都会回来呢？我哪能冒险在旁边等着，等着专门伺候你们呀？”

“你可能在旁边等着？”两个小伙子放肆地大笑起来。

“亲爱的，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末了跟斯图跳最后一个，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坐在楼梯的平台上，就像上次舞会那样，让金西嬷嬷给我们算命。”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听金西嬷嬷算命。你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长着长长的黑胡子的男人吧，然而我对黑发男人丝毫没有兴趣。”

“你喜欢红头发的吗？亲爱的，”布伦特傻笑着说，“现在，快说吧，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如果你答应了，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大叫起来，在听到“秘密”这个词时就像个孩子似的活跃起来。

“斯图，是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吗？如果是，那你记得，我们答应过不跟别人讲的。”

“嗯，就是皮蒂小姐跟我们讲的。”

“哪位小姐？”

“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你知道，皮蒂帕特·波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她住在亚特兰大。”

“这个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我这辈子就没见过比她更傻的了。”

“是的，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等着搭火车回家时，她的马车正好从车站经过，她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会有一门亲事宣布，

就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略带失望地说，“她的那位傻侄儿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谁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尽管他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不冷不热。”

“你觉得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转了个够呢。”

“我没法不让他转呀，”思嘉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我认为他这个人说话太女气了。”

“不过，明晚要宣布的并非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地说，“而是艾希礼与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呢！”

尽管思嘉的脸色没有变，但嘴唇发白了。就像毫无防备地受了当头一击，在最初几秒的震动中她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思嘉的脸色在注视斯图尔特时还非常平静，以至于这个一点儿也不会分析的人还以为她仅仅感到惊讶且很有兴趣。

“他们原本决定明年才宣布订婚，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不过媚兰小姐的身体最近不是很好，周围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认为还是赶紧成婚的好，因此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秘密我已经告诉你了，你看，思嘉，你要答应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说了。

“并且与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吗？”

“是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其他小伙子肯定要疯了。”

“就让他们发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的，瞧着吧，思嘉。明天上午的野餐也与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又重复了一遍请求。

“当然。”

兄弟俩心中甜丝丝的，不过还是有些惊异。尽管他们都把自己看作思嘉所允许的追求者，但以前他们从没这么轻易得到过表示。她通常只让他们倾诉、乞求，然后敷衍他们，对这些倾诉并不做明确表示，他们

烦恼时便报以微笑，他们发怒时则稍显冷淡。但眼下她实际上已经许给了他们明天的全部活动——答应野餐时同他们坐在一起，与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而且他们决意要使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并且一道吃晚饭。就为这些，被大学开除也是值得的。

他们的成功带了满腔热情，使他们更加流连忘返，谈论着明天的野餐、舞会以及艾希礼·威尔克斯和汉·媚兰，彼此抢着说话，开着玩笑，接着大笑不已，显然是多方暗示要思嘉留他们吃晚饭。他们闹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思嘉已没有任何要说的了，这时气氛变了，兄弟俩并不知道怎么变的，只觉得那番高兴的光景已经在眼前消失。尽管她的一些回答也还得体，但是思嘉似乎对他们说什么并不注意。他们对难以理解的事有所意识，为此觉得沮丧与不安，最后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了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刚翻耕过的田地那边，太阳已经西下，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已经在幽暗的暮色中渐渐模糊。家燕轻快地在院场上空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都纷纷从田地里回家来了。

“吉姆斯！”斯图尔特大喊一声。紧接着一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高个子黑人孩子气喘吁吁地从房子附近跑出来，朝拴着的两匹马跑去，吉姆斯是贴身用人，到哪里都在主人周围，就像那些狗一样。他们是他们儿时的玩伴，在他们十岁生日那一天就归他们所有了。一见到他，塔尔顿家的猎犬就从红灰土中跳起来，站在那儿恭敬地迎接主子们驾到。两个小伙子与思嘉握手道别，告诉她明天早上他们会赶到威尔克斯家去等她。说完后他们走下人行道，骑上马，在吉姆斯的伴随下一口气跑上柏树夹道，然后回过头，挥着帽子向思嘉高声叫喊。

在满是尘土的大道上拐过那个看不见塔拉农场的弯以后，布伦特把马勒住，在一丛山茱萸下停了下来。斯图尔特紧跟着停下来，黑小子快跑几步也跟上了他们，两匹马觉得缰绳松了，于是将脖子伸长去啃柔嫩的春草，猎犬们再次躺在了灰土中，垂涎地仰望着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回旋飞舞的燕子。布伦特那张敦厚老实的宽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

“听我说，”他说，“难道你不认为她想留我们吃饭吗？”

“原本我以为她会是的，”斯图尔特答道，“我一直在等她说出来，但是